

上了年纪,觉就少了。过去总是一夜睡到天亮,现在经常会半夜醒来。辗转反侧之际,就会想起儿时听过的各种催眠歌曲。说来奇怪,七十多年了,许多往事已经忘得干干净净,不知为什么这些催眠的歌词和旋律,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
“弟弟疲倦了,眼睛小,眼睛小,要睡觉
妈妈坐在摇篮边,把捉摇篮。
噢噢我的小宝宝,安安稳稳去睡觉。
今天睡得好,明天起来早,
花园里面采葡萄。”

这是母亲节唱的摇篮曲。她是女子师范的早期毕业生,这样新派的歌曲,想来是学校里教的。温婉、轻柔的歌声,一次次地把我举入甜蜜的梦乡,成为终身难忘的记忆。

我儿时多病,多次进上海妇孺医院住院。病房里都是幼儿,晚上都不肯好好睡觉。熄灯以后,孩子们还在唧唧喳喳。那位年轻的女护士从不呵斥,总是一边走一边唱:

“风啊,你要轻轻地吹,
鸟啊,你要低低地叫,
我家小宝宝,就要睡着了。
宝宝的眼睛像爸爸,
宝宝的眉毛像妈妈,
宝宝的鼻子呢,
又像爸来又像妈……”

唱到这里,孩子们都格格笑个不停,一边摸摸自己的鼻子、眉毛,一边闭

上眼睛。等到病房里安静下来了,女护士才蹑着脚,悄悄地离开。

我的祖母是乡下人,没有受过新式教育,但另有一套哄孩子睡觉的办法。当我不肯好好睡觉的时候,她就把我抱在膝上,一边颠着一边用地道的吴依软语唱着:

“哑铃哑铃马来哉,
隔壁大姐转来哉!
啥个小菜?
黄白炒虾,
田鸡踏杀老鸭(鸡)。
老鸭告状,
告拨(给)和尚,
和尚念经,
花园里面采葡萄。”

念拔观音;
观音扫地,
扫着一只乌龟(音屠);
乌龟放屁,
熏杀隔壁老土地!”

把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凑在一起,虽无逻辑关系,却能叫人捧腹大笑。

1950 年,民间文学大师赵景深先生曾到圣约翰大学做研究,讲到苏州民间儿歌,还模仿苏州口音嗲声嗲气地说了一段“苏州有座宝带桥,桥上有个嫂嫂,嫂嫂手里抱个宝宝,宝宝要吃糕糕”的顺口溜,把大学生们逗得前仰后合。散会时我上前给他讲了“哑铃哑铃马来哉”的儿歌,他大感兴趣,并说如果能把各地民间的催眠歌曲搜集起来,倒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。因为催眠曲是一种对幼儿最早的启蒙教育,是不仅可以益智,更重要的是可以时时唤起对童年的回忆和对亲情的眷恋,常温旧梦,把一片温馨永远保留在心头,远离丑恶,实际上是另一种“爱的教育”。

阳光、海浪、沙滩、椰树,填充度假时光的元素。飞行了五个多小时后,我半躺在看上去挺舒服的沙滩椅上,把玩着 GPS,它告诉我这个亚热带岛国与我在上海的家的确切距离。

这里全年常夏,咸涩的海水被烈日蒸发成湿热的空气,裹着每个人,但人们大多不慌不忙,自然凉快了许多。而我的家乡四季分明,孜孜不倦的路人行色匆匆。对金钱、地位甚至感情,大多像个眼巴巴瞅着骄阳下即将溶化殆尽的冰激淋的孩子。记得登机时同胞争先恐后,飞机刚到达还没停稳又纷纷起身取行李,如此急迫的习性好似军事演习,目的是为了来这里休闲。

海滨小镇短小的街道,从这头到那头仅仅许个愿的距离。我平静地体味着晨钟暮鼓间每一秒的“滴答”。因为语言障碍,看不懂当地的报刊和电视,屏蔽了传媒信息——它们多半的作用除了详尽地描述别人的生活故事,挑逗读者“比较”和“代偿”的兴奋外,其实因缺乏悬念而苍白单调。

入夜,海风徐徐,于街角的酒馆小坐,隐身于众多游客之间。看惯了国内旅游景点急吼吼赚钱的架势,这里作为国际著名的度假胜地,物价却便宜得出乎预料,更不见纠缠的小贩和乞讨者。

当地朋友告诉我,还有另类游客,住往一住就是大半年,买辆机车,整天东游西逛……

正聊着,就听到拆除了消音器的摩托车引擎声轰鸣而过,伴随着金发壮汉的背影——异常发达的肱二头肌上盘着生动的刺青,他是谁?为何出现和消失?瞬间即逝的画面留给我持久的想象空间。

手持冰镇啤酒,突然想起一位在上海的朋友,他三十多岁,烟酒不沾却有个特殊嗜好,喜欢看演唱会,还专挑内场离舞台最近也最昂贵的座位。自始至终不拘言笑,难得礼节性地鼓掌。他曾说:“别看那些明星给传媒捧上了天,我花个几千元,就让她在面前又蹦又唱,还带抛媚眼的……”极端理性近乎冷酷的立场貌似与追星追到家破人亡的实例截然相反,但其内在动因何尝不是另一种心态的扭曲呢?难道源于不自觉地对所谓明星效应过度炒作的心理抗拒与反讽?此时,真希望他也能来我身边一起吹吹海风——人融于自然之中变得懒散,而懒散的状态下比较容易感受善道的平和魅力……



利希滕斯坦作品

夜光杯

1980 年,安东携妻由上海远渡重洋踏上美国洛杉矶土地,第一个感觉竟然是失落无助的惊诧。他们茫然对视:“怎么,我们就这样没有人管了吗?谁来管我们呢?”

安东是百分之一百的华人血统,但从降生那一刻起,却已是美国公民了。他与第一次到美国的妻子同样地迷惘,此时的他,对美国没有丝毫记忆,没有丝毫回归感觉,有的只是陌生。

安东出身于军人家世,祖父王守曾毕业于保定一期,是同盟会会员。其父王可襄毕业于黄埔军校八期,公费留学于英国皇家军事学院,曾任驻葡萄牙、法国大使馆武官。王可襄 1947 年任满回国前,赴美国探望在美任大使馆武官的大哥。此年 12 月,安东在美国华盛顿降生。于是一家人在华盛顿休假到 1948 年,始搭乘邮轮回国。

他们没料到,当时的南京政府已是风雨飘摇、人心惶惶。具有民族传统精神的安东一家,眼看在南京乐业已根本不可能,安居也已谈不上,仓促间迁居到了上海。就这样,安东一家在上海扎了根。

幼时的安东在严格的家教下成长,热衷于与书为伴。与那时所有的小孩一样,安东钟爱连环画。出身于军人世家的安东,对描绘古代战争故事的连环画更是情有独钟。他喜欢描摹张飞、赵子龙这样的战将和各种姿态的战马。

安东绘画的天赋,在战将和战马的涂鸦中已露端倪。而安东绘画意识的萌芽,却又奇怪地由口琴引领。

上世纪 50 年代,社会上最流行的乐器不是钢琴而是口琴。上海的口琴演奏家石人望是家喻户晓的明星。音乐本是安东绘画之外的又一爱好,于是在 10 岁那年,安东由家人带领拜了石人望为师。随后,顺利地进入了少年

安东的起点

宫口琴队。

关键的一天毫无预兆地悄然来临。

这天,安东在少年宫排练完口琴正准备回家,听小朋友说,美术组来了一位大画家,正在作示范表演。安东心头一热,他还没有见过大画家现场作画呢。他毫不犹豫地一路小跑,进了绘画组的大厅。

人头济济。安东挤进人群,只见大画家近在眼前:画家中等身材,清瘦和和蔼,年纪约在 40 岁左右。阔大的画桌上已铺好洁白的宣纸。画家端详宣纸,头微微晃动地沉思,随后拈起笔来,在大砚台上蘸墨、舔墨。当毛笔落到纸上,画家慢条斯理的动作顿时变得抑扬顿挫,果断而有力。寥寥数下阔笔,便画成了一头鲜活的水牛,接着,魔术般地,水牛背上出现了一个扎羊角辫的可爱的小姑娘……

“这位画家恐怕不会记得曾经在少年宫画过这样一幅画了吧。”安东说,“他肯定不知道,围观的人群里有一个我。他画的这幅画和画画时的一举手一落笔,深深地刻录到了我的脑海里,一下子确定了我的终生追求目标。这个大画家,就是刘旦宅先生。”

如今,安东已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著名画家。他的画在浓郁的东方韵味中融进了西画丰富多变的色彩。他打破了国画画的分类,花鸟中有山水,山水中有花鸟。他画出了他心目中的画,因而深得欧美藏家的青睐,并且屡屡获奖。下图便是安东先生创作的美国风景画。

致诚养心

闲花满谷

张 铭 篆刻

江德兴 篆刻

王思迅是工科学生,读钱穆的书很受感动,暑假跑到外双溪素书楼拜访钱先生。天热,公车搭到东吴大学还要走一大段路才到素书楼。他满身大汗,钱先生要佣人倒黑松沙土给他喝,等了好久才端上来。他喝了一口,心中又是一番感动:“因为我马上明白了两件事,一是他从冰箱倒出后,稍微退了冰才端了出来,虽然气已不那么足,但对一个满身大汗的年轻人来说,是别有用心的;二是他在黑松沙土中加了一点盐。”那该是七八十年代的往事了。

在台湾求学时代我也常喝黑松沙土。大暑天在校园福利社吃冰镇西瓜是翠绿青春里的一点红。偶然伤风感冒,宿舍工友老刘一定催我喝黑松沙土祛暑祛寒。沙土土土的玻璃瓶子上附英文 sarsaparilla,听说是蓼干根,旧时用以制药,制成饮料即蓼汽水,音译沙土。其实,沙土的原料是 Sassafras,亚洲与北美木槭树的干根皮,老刘说他山东老家有一种树的叶子晒干了也飘着沙土的韵味,我们说那是他错体的记忆,建筑系的同学却说那是辞书上说的木味饮料。反正老刘思乡,感觉就像王思迅喝了钱先生家的沙土那样,回忆“默默地传递着关心和温情”。

那样一个夏日的午后,素书楼里传递的还有失落的一丝文化。比王思迅拜访钱穆再早十多年的六十年代,我也常常到香港半山上的宜楼拜访广东诗人张幼诗女士,寻找失落的一丝文化。春节假期里的一天下午,我在张先生的书房里看她画牡丹,一位老收藏家蹑手蹑脚摸进来,请张先生替他家藏的一枚古端砚写铭文。张先生要我吩咐佣人沏一壶清末年间的普洱茶,“新正吉日,难得紫端给寒斋带来紫气了!”她说。

老派人年年腊月满心是吉庆的期待,一入正月,家中事事尤其弥漫着一股神秘的瑞兆:长寿的古砚和陈年的老茶,隐约都是张先生案头那幅富贵牡丹引来的荣华气象,连她那天写的十来字砚铭也写得又祥宁又坚贞,可惜我记不起来了。那年秋天,先严来港游玩,宜楼设宴接风,席间几位老人谈兴甚浓,唱和也多,罢宴南宫搏先生到书房背写易君左的诗,张先生翻出一张洒金红宣要先严写个大“福”字,说是装裱了留待过年挂挂。这样古典的心思如今都不见了。

朋友中,小我半辈的扬之水研究古器物有年,专书一本接一本脱稿,礼数周到,字又写得极佳,连北京的寓所都长着一棵古老的合欢树,朝夕相伴,平添雅趣,真是有缘!元旦一过,春节在望,她总记得寄一张纸片工楷贺岁,年年引用不同古书里的吉祥语句,渊博而讨喜。今年,她寄来的细花袖珍卡片云:“汉镜铭曰:日有熹,宜酒食,长富贵,乐无事。水生贺岁奉董桥道兄。甲申嘉平”。

汉镜稀世,我在大英博物馆见过两件,有一回在伦敦一家古玩店又见到一件古镜,同去的胡金銓一看说是唐代的,品相不够好。倒是江兆申先生一九八四年甲子新春抄录给我的近作长卷中有一首《题旧藏新嫁娘怀镜》撩人遐想:“三日何能知食性,一生未必解人情;若能宛曲都如意,我与郎君赌百城!”诗写到此等境界,确比加了一点盐的黑松沙土更动人,传递的不止关心,不止温情,还有似水的体贴。

复手法,比如对可口可乐瓶进行无休止的排列,或是用多层图像排列的方式成批制作玛丽莲·梦露、猫王等大众明星的形象。

战后美国飞速发展的物质生活使得消费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,广告、商标、影视图像、封面女郎、歌星影星、快餐、卡通漫画,形形色色的视觉资源全部被直接搬上画面,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,波普艺术几乎是横空出世般地赢得了大众的青睐与喝彩,一跃成为美国艺坛的宠儿。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,波普艺术(Pop Art)就是“大众艺术”或“流行艺术”。

明日刊登一篇《无中生有》,敬请留意。

美国艺术三百年

“艺术等于生活”——波普艺术简述

夏天

奇的很大影响,他把一些原本并不具备审美特性的物品都纳入到“艺术”的领域中来。他还直接用拼贴、喷刷、石版等手段把各种印刷品或织物集中在画布上,庞杂的内容蕴含着饱和的信息量,从而使画面获得了一种纷乱然而富有冲击力的视觉印象。

比劳森伯格更彻底的是罗伊·利希滕斯坦和安迪·沃霍。利希滕斯坦大量地运用漫画或是廉价的商业广告,沃霍则干脆取消了艺术创造中的“动手”概念,径直用制版印刷的方法把照片移到画布上,还大量运用重